



三个小社员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农业学大寨文艺丛书

三个小社员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插图：喻继祯 龙振海 吴井山 林百石
王博文 陈广超 于长胜 李 牧

三个小社员

★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★

1977年1月第1版 1977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8,000册

书号：10031-065 定价：0.25元

目 录

三个小社员	范向东 (1)
蛙声阵阵	范峥嵘 (11)
青纱帐里	王贻昌 (24)
小铁子	张 斌 (39)
香瓜熟了	李奔放 (45)
小吉玛	杨学泉 (51)
一棵小柳树	王 耀 (58)
抓狗鱼	王一兵 徐大文 (69)
小猎人的礼物	今 新 (77)
二进杏花村	段序清 陈 良 (91)
铁道旁的枪声	牛云祥 (103)

三个小社员

范向东



“我是公社小社员，
手拿小镰刀哎身背小竹篮……”

小李屯的二年级小学生，红小兵铁柱、玲玲和刚到姥姥家来上一年级的小亮，可爱唱这个歌啦。哪天都要唱个三、五遍。为啥呀？因为他们非常向往真的当个公社小社员。可是，要真当上小社员，也不那么容易呀。比如说，有的人，就不承认他们是小社员。谁呀，生产队队长黑胡子李大伯。

这是咋回事呢？原来，从昨天起，小李屯小学放农忙假了，而且整整七天哩。学生们都要在假日里积极支援农忙，贫下中农可欢迎啦。昨儿晚上，队里政治夜校活动时，大伙开了个欢迎会，李大伯还讲了好一番欢迎的话。今儿早晨出工时，高年级的那些哥哥姐姐们，队长都给派了活，有的放秋垅，有的打羊草，

有的积肥，都跟着各组社员一起，高高兴兴地走了。铁柱他们一大清早就赶到队部院里，踮疼了脚尖，仰酸了脖儿，竖起耳朵等了半天，偏偏听不见队长给他们派活。小亮奇怪地扯扯铁柱的衣襟：“铁柱哥，咋没咱们哩？”铁柱没吭声，乌亮的眼睛瞪得溜圆，紧盯着李大伯。眼看社员们一个个快走完了，玲玲也沉不住气了，小声儿问铁柱：“是不是咱听漏了？”铁柱用力摇摇头：“不会，我听得可仔细哩。”眼看李队长给最后一组社员派完工，自己也要走了，铁柱咬咬嘴唇，抢上一步，拦住他，坚决地问：“大伯，干么不给俺仨派活呀？”

“你们也要干活？”李大伯觉得很奇怪。大伯一向喜欢懂事的铁柱，见他这么认真，笑了笑，弯下魁梧的身躯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队里没啥活了。”

“不对。”铁柱摇头不信，很懂事地说：“现在正是农忙，哪会没活干哩？”

玲玲一挺胸脯，勇敢地说：“大人能干的活，我们都能干！”

比他俩都小一岁的小亮鼓鼓劲，踮起脚尖也凑上来童声童气地说：“俺们都是公社小社员啦。”

这一下，可把李大伯逗乐了。他伸出簸箕般的大手，勾住了小亮的脑壳，用又粗又硬的大拇指轻轻在小亮的蒜头鼻子上按了一下，开玩笑地说：“得了，你

们算那一门子小社员呢？乖乖儿去玩吧，大伯正忙哪。”说罢，他迈开大步，急急忙忙地下了地去了。小亮不知因为鼻子给按酸了，还是心里委屈，大眼睛一眨巴，晶亮的泪珠，象断线的珍珠，扑嗒扑嗒滚下来了。玲玲象小姐姐，忙拉住他的手，哄劝说：“别哭，别哭！”铁柱回头瞅了一眼，使劲儿说：“哭顶什么用？咱找孟爷爷去！”一说找孟爷爷，小亮赶忙抹掉眼泪，和玲玲抢着说：“对，找孟爷爷去，走！”三个人象三只小鸟，扑拉着翅膀，飞快地奔向饲养棚去了。

提起饲养员孟爷爷，村子里的孩子们谁不爱戴？早先，铁柱他们上学前，都在“育红班”呆过，孟爷爷就是“育红班”的辅导员。孟爷爷对孩子们可好了，不但给娃娃们做了好多好多精美的玩具，还经常给大点的孩子讲故事，那些故事，可好听了，铁柱他们常常听得连妈妈领自己回家吃饭都不乐意走。孟爷爷还会编儿歌哩，编得又多又好听。不信，有空了咱唱两首给你们听听。

铁柱他仨一溜烟似地跑进饲养棚，孟爷爷正在那里干活哩，用大端锹一锹锹地把刚扫拢来的马粪从一个专用的土窗口，扔到屋后的积肥坑里。孟爷爷那把端锹，锹头足有头号簸箕那么大，明光锃亮，可沉啦，光空锹铁柱和小亮刚刚扛得动。可是，六十多岁的孟

爷爷却不慌不忙，满满地一锹接着一锹紧扔，连大气也不喘。你们说，孟爷爷能耐不能耐？见铁柱他们来了，孟爷爷脸上的皱纹都笑成了一朵花，乐呵呵地放下锹，迎住他们：“柱儿，玲子，小亮，放假啦？跑得那么急，找爷爷干啥来啦？”

这三个孩子象归巢的雏燕，叽叽喳喳争抢着把事儿告诉孟爷爷。果然，爷爷坚决支持他们，说：“噢，你们想当个小社员，干社会主义，放了假要给集体出点力，这是好事儿，应该坚决支持嘛。李大伯嫌你们小，不给安排，这可不对。”爷爷寻思了一阵，花白眉梢一扬，指着槽头说：“对，有了。这两匹马快下驹了，不能随大群上草甸，你们仨每天上地头地脑割点青草喂喂它们，给爷爷倒出时间，好紧着多打点套包，多补几条麻袋。今年咱们庄稼长得好，秋后要送的征购粮、超产粮，海啦！”这句话提醒了三个孩子：孟爷爷不但是饲养员，还主动兼着队里的保管员，整天起早贪黑没一刻闲，大伙都说他是个红管家哩。铁柱他们见孟爷爷真的给了这么个重要任务，高兴得一蹦老高。听完爷爷的叮嘱后，“呼啦”一下，他们三个又象欢快的鸟儿似的，飞出了饲养棚。孟爷爷笑咪咪地目送着他们。

不一会，他们仨又从各自家聚集到村头。铁柱打头，

排成了一行，手提镰刀，腰揣绳儿，兴致勃勃地直奔地里，边走边唱着：

“我是公社小社员，

手拿小镰刀哎……”

可是，割草这件活儿，也挺不简单哩。这几年，广大社员在农业学大寨的大道上甩开大步朝前走，通过批林批孔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，社会主义积极性更加高涨，铲地除草，格外地细心下力，无论地头地脑地中间，要想寻几棵马儿爱吃的谷莠子、狼尾巴草，可真不容易。有时候，地格子、沟边沿能找到点嫩草，可是那里有刺球儿、蒺藜钩儿，一不小心扎了手可疼哩。这些还不算啥，更讨厌的是天上飞的。那成群的蚊子，在人的头顶上边转来转去，发出讨厌的嗡嗡声，赶也赶不跑。几只青灰色的大瞎螻也盯了上来，飞来飞去，老是想搞突然袭击。这几只该死的东西，跟一切坏蛋一样，都是欺软怕硬的货，它们也许看出小亮是新从城里来的，年岁又小，总欺负他。一只大瞎螻瞅个空子，猛地扎下来，在小亮右耳唇上狠狠地叮了一口，疼得他“哇”地大叫一声，扔了镰刀，手捂着火烧火燎的耳朵，大哭起来。玲玲慌了手脚，忙跑来掰开小亮的手一看，小亮这只耳朵又红又肿。幸亏玲玲是班上的小“赤脚医生”，衣兜里总忘不了带

着点碘酒、药棉、红药水。她忙掏出自己的小小“卫生包”，一边往小亮的耳朵上涂碘酒，一边劝说道：“小亮，耳朵要是疼得厉害，你就回家去吧。”小亮不同意，扭着身子，抽抽噎噎地说：“不，不的。我不回去，我还要割……”这当儿，铁柱扎了个大草把，连挥带舞，把蚊子、瞎蠓撵得远远的。铁柱听到小亮的回答，十分赞成：“对，红小兵轻伤不下火线，坚持到底就是胜利！”说着，他嗖地把自个身上的小褂儿扒了下来，给小亮连头带耳朵裹得严严的，光露出两只眼睛。然后，他紧一紧自己的腰带，掂掂手上的镰刀，威风凛凛地喊了一声“冲呀！”光穿着小背心儿，跳下干水沟，埋头猛割起来，既不怕蒺藜扎，也不怕蚊子咬。小亮看呆了，也忘了疼，拿着自己的镰刀就跟了上去。玲玲不甘落后，在另一边紧割起来。就这样，他仨每天都割来老多老多的青草，把马喂得饱饱的。

每天下午，割够了草，他仨就坐在饲养棚里看孟爷爷编套包。心灵手巧的孟爷爷，用苞米棒叶编成了又漂亮又结实的马套包。铁柱他们的眼珠，紧随着爷爷上下翻腾的双手转，简直看入了迷，一心一意也想学。孟爷爷更高兴了，一边编，一边就耐心指点。不几天，他们都学得有点门儿了。铁柱和玲玲各自编了一个小套包，分别套在队里一头红马驹和一头黄骡驹脖

上。那两头小牲口活象戴上了漂亮的项圈，感到又新奇又得意，美得撒着欢儿在院子里来回跑，逗得孩子们拍手笑，连孟爷爷也乐了。……



哎，欢乐的日子，怎么就过得特别快哩？一晃，七天过去了，

假期就要结束了。生产队特地抽空给学生开了个总结会，表扬了表现好的学生，其中就有我们的铁柱、玲玲和小亮。末了，队会计捧着一大包水果糖，放在桌子上，说是一会儿开联欢会用。铁柱看着这包糖怔住了。他回头和小亮、玲玲核计了一下，都觉得开联欢会不应该花钱买糖，决定由铁柱去找队长李大伯，说服队里把糖退回去，由小亮和玲玲看着糖包，不要打开。铁柱立刻去找李大伯，把道理说完，建议把糖退了。李大伯听了，漆黑发亮的眉毛也弯了点，目光变

得特别柔和亲切。他用大手轻轻地抚摸着铁柱、小亮的脑袋，非常恳切地说：“孩子，你们想得很好。不过，这糖已经从供销社买来了，没法再退回去。队里也落了账。你们不吃，也是浪费。”忙忙碌碌的队长说完这话，又急急地走了。

铁柱皱着眉头抿着嘴，琢磨了一下，一扭头，回到会场，对看糖包的两个小伙伴说：“这糖咱们来处理吧。”玲玲问：“咋处理？”铁柱悄悄解释说：“我们把这糖送到供销社去，跟叔叔阿姨好好说说，把糖卖给别人，咱们拿钱给队里买有用的东西。”哎呀，这个主意实在太妙了。玲玲和小亮都忍不住拍手叫好。

接着，由铁柱代表他们仨，在会上提出，要学习队里勤俭办社老模范孟爷爷的节约精神，联欢会上不吃糖，节约闹革命。一阵阵爆豆似的掌声，一双双赞佩的眼光。三个伙伴兴奋得小脸通红，也跟大家一同拍起手来。大家还建议：把已经买来的几包糖块，也交给他们仨去处理。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。一个充满革命激情的联欢会，便从这里开始了。

第二天大清早，供销社刚开门，铁柱他仨就来了。他们说明了情况，在场的售货员和顾客都很感动。供销社的主任叔叔连忙对大家说：“孩子们的这一行动，我们要坚决支持。”他把糖收了下来。这时候，一位阿姨

忙上前说：“这包糖就卖给我吧。”主任叔叔收了钱，交给铁柱，关切地问道：“你们想给队里买些什么东西呢？”

真的，给队里买些什么东西呢？铁柱他们悄悄儿核计了一阵，忽然想到，孟爷爷说过，秋后大丰收了，要送许许多多超产粮，队里还要添几把鞭子，买一些鞭鞘。对了，就给队里买鞭鞘吧。铁柱把这个主意一说，叔叔阿姨都异口同声地赞成。主任叔叔仔细地挑了又挑，一共挑了二十一根鹿皮鞭鞘，交给铁柱，还给他们开了发票。这鹿皮鞭鞘，又柔韧又细匀，可结实啦。铁柱他们高兴极了，眼瞅着鞭鞘，耳边好象听见了秋后送粮路上，赶车的叔叔伯伯甩的响鞭声，“啪！啪啪！”

下午放了学，铁柱他们径直往饲养棚奔去。真巧，孟爷爷和李大伯都在那里补麻袋。李大伯边干活边跟孟爷爷商量着什么事儿。铁柱他们急忙跑过去，捧着鞭鞘交给了李大伯，把经过情况前前后后都说了一遍。李大伯手托鞭鞘，怔住了，激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。孟爷爷接过鞭鞘，珍惜地捧在手里，说：“鞭鞘虽轻情意重，这是向着社会主义的三棵小红心啊！”

李大伯一把将铁柱他们都搂在自己的怀里，挨个亲了一亲，说：“孩子，没想到，真没想到。”

孟爷爷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应该想到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咱们的社会主义事业，要靠他们接班啊。”

李大伯点点头，诚恳地承认：“是的，我关心得不够。”

铁柱本来被夸得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，一听他们这番话，忙抬起头来说：“李大伯，往后我们参加队里劳动中不？我们是公社小社员，保证好好干。”

李队长心头一热，忙说：“好，中啊！你们是毛主席的好孩子，将来一定能当一个出色的公社社员！”

哎呀，这是多么叫人高兴的事啊！铁柱忙向玲玲、小亮使了个眼色。三个小家伙排成了一排，调皮地打了个立正，举手向李大伯、孟爷爷行了个红小兵的队礼。一转身，象三只出窝的小喜鹊，蹦蹦跳跳地飞走了。听呀，他们又唱歌了：

“我是公社小社员，
手拿小镰刀哎身背小竹篮……”

这歌声，多么嘹亮，多么欢畅，多么自豪，多么动人！



范 峰 峻

放学的铃声一响，魏小毅就第一个奔出校门。他象一头小鹿，撒着欢儿在攀云岭下的石子路上跑着，跳着，象吃了椴树蜜，心里别提有多甜啦！你看，老多老多让人高兴的事儿都挤在一块儿了！

攀云岭上，他帮爷爷莳弄的那一片耐高寒水稻实验田，前些日子生了虫子，他和同学们商量了，每天都抓些蛤蟆送上去吃虫子。如今小苗儿又欢快地长起来了，齐整整、翠生生的，就象剧团里那些姐姐们穿的绿格子衣裳，美极了！

小毅望望胸前，崭新的红领巾飘呀飘，就象小火苗儿烧得正旺，一蹿一蹿的，把他那兴奋的圆脸蛋映得通红。今天，小毅成为一名光荣的红小兵啦！他想赶快回家去报喜，家里人听到这个消息，说不定多高兴呢！他仿佛看到爷爷那雪白的大胡子，乐得都象

云彩一样飘起来了，连声夸他说：“咱们的小毅呀，错不了……”

魏小毅真是个好孩子。你别看他个子矮，红脸蛋满带着稚气，心里头可装着老多的事呢。小毅刚一懂事，就赶上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。他看到哥哥姐姐们参加生产队批斗地主分子大笑脸的大会，听着爷爷那字字血、声声泪的控诉，阶级的仇恨早埋在心里了。现在，他已经是一个毛主席的红小兵了。他边走边问自己，怎样才能当一个优秀的红小兵呢？

正是长白山区六月的傍晚，彩霞映照着碧绿的林海，把群山镀上了一层紫红的颜色。溪水顺着山叉流下来，哗哗的响，伴随着一阵阵悦耳的蛙鸣。

一听到这熟悉的蛙声，小毅便顺着溪水拐过去了。没走几步，就遇到了满头大汗的小铁蛋从大洼塘那边跑过来。小铁蛋是魏小毅三叔家的孩子，今年刚满七岁。

“铁蛋，你干啥这么着急？”

“喏，我呀，和二旺有一件秘密的事，完了再告诉你。”小铁蛋往后努了努嘴。

小毅抬头一看，哟，小胖子二旺涨红着脸，跑得连褂子都敞开了。

“小毅哥，你戴上红领巾了！”鲜艳的红领巾是那么惹人喜爱，铁蛋一眼就看到了。他是多么羡慕参加了红小兵的魏小毅呀。铁蛋抚摸着小毅胸前的红领巾，郑重地说：“长大了，我也要当个红小兵。”

小毅高兴地点点头，他擦擦二旺头上的汗，问道：“你们到底去干啥呀？”

铁蛋神秘地眨眨眼睛说：“呆会儿再告诉你。二旺，咱们快走！”

铁蛋一挥手，二旺便跟他跑了。小毅望着两个小家伙吃力地沿着盘山小路跑上了攀云岭。

魏小毅笑了笑没有再理会他们。他在想：当了红小兵，更应该帮爷爷种好实验田，一定给爷爷的实验田里抓完蛤蟆再回家去。

小毅在大洼塘边停了下来，象往常一样，把书包往老歪脖子柳上一挂，身子一闪，便钻进了青草棵里，“咕嘎——咕嘎——”学了几声蛙叫，顿时引出大洼塘内外一片蛙声。随后，他从歪脖柳上折下一根柳枝，在一头拴上纱线，又顺手抓过一把麻果叶儿来，系在线头上，然后，轻轻一甩，麻果叶儿便漂在水面上了，在微风中散发着阵阵清香。小毅屏住呼吸，聚精会神地等着蛤蟆上钩，开始了他的“重要工作”。